

音樂家冼星海

譚亞迭著

北京出版社

音乐家冼星海

葛 亚 选 著

北京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

目 录

序引	1
一、 在最困苦的日子里	4
二、 坚定的爱国战士	9
三、 真挚的朋友，敬爱的导师	13
四、 星海的艺术风格	20
尾声、 学习星海的光辉榜样	27
洗星海年谱	31
后记	34



冼星海遺像

序 引

年輕的音乐爱好者！你热爱音乐，必然会对音乐家的生平事迹發生兴趣。冼星海的音乐，是偉大祖国的音乐，他的生平事迹也同样会使你感到兴趣的。

当你不止一次地被星海的音乐所激动的时候，你一定情不自禁地要想起許多問題来。你会問：这位有天才、有魄力的音乐家究竟是怎样成長起来的？这位音乐家为什么能写出那样多的雄壯而秀丽的歌曲？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写出那部震动人心的“黄河大合唱”来呢？星海究竟是怎样的一個人呢？

……

要很好地回答这些問題，也許需要写出好几本書来。不

过，在这本小书里，也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关他的故事、他的生平和他的创作活动等等。

你从他的最著名的“黄河大合唱”、“生产大合唱”里，可以听到许多很好懂而且很好听的歌曲；并且，你唱起来也很顺口。它们是那么纯朴、亲切近人。那歌声像是在和我们谈话一样，甚至比谈话更亲切，更流畅呢！你也可能会说，这并不能算是星海创作的特点吧。因为，作曲家的音乐语言，就是要和人们很好地交流思想感情的。但是，你如果仔细听一听他的音乐，你就会感觉到：在星海的流畅的音乐语言中，有一些最鲜明的特点，那就是特别豪壮、热烈、奔放，像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。你再仔细听一听他的“黄河大合唱”吧！它那雄伟的气魄，正像郭沫若先生所形容的一样：“听吧，黄河在怒吼！那就是他的灵魂在怒吼，是中国的灵魂在怒吼！”这个形容不正说明了他的音乐的特征吗？郭沫若先生的这几句话，不仅可以用来形容星海的“黄河大合唱”；而且可以用来形容星海的其他许许多多音乐作品。

星海是“多产”的音乐家。他在很短的年代里写成了很多杰出的作品。他具有特别旺盛的创造力，又有敏捷的写作才能。他的音乐思潮，像铁流一般地，从那火热的熔炉里倾泻而出。星海的这种天才，常常使很多和他同时代的音乐家们敬佩不已。

的确，星海写作的技巧和多产，仿佛也像高尔基形容俄国作曲家格林卡那样：像是一种魔术。其实，作曲家决不是魔术师，他们决不作音乐的游戏。那末，为什么星海写得那

样快、那样好、那样多呢？当然，如果星海沒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和写作技巧，是作不到这样地步的。但是，最重要的原因，还是由于他的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体会。在星海从事創作的时代里，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，广大人民群众再也不願过那牛馬不如的生活了，他們的感情再也压制不住了，要怒吼出自由、解放的声音。祖国的这种现实情况，不能等待一个作曲家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写一部大作品。星海深深懂得这一点，于是就开始写大量的战斗歌曲，来傾吐自己抑止不住的感情，讓救国的歌声散布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，激發他們日益高漲的爱国热情，在精神上团结、組織抗击民族敌人的革命队伍；对一切黑暗势力也进行了沉重的打击。

冼星海是一位具有高度音乐修养的音乐家。但是，他的作品并不是憑空写出来的。只有当他和自己祖国的人民共同生活，共同呼吸，他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他自己真正体验到人民偉大的感情和理想时，才能写出称得上“中国灵魂在怒吼”的歌曲来。你只要听一听“黄河船夫曲”这一首歌曲就够了，这簡直是一幅巨大的人和大自然搏斗的圖画！它的音乐是这样深刻，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进行偉大的抗日战争；而且能反映我們整个民族在偉大斗争历史进程中的精神面貌。它那結合了劳动节奏的壯闊而优美的曲調，不是給你帶來無限雄健的精神力量嗎？他的音乐，在今天听来还有着無限的鼓舞力量，就是因为他深刻地体会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、要求和理想；并且把人民群众的希望

望、要求和理想用音乐真实地表现出来。

我們能不能設想，星海在沒有創作出这样好的音乐以前，曾經有過一个安适的环境，讓他安心地学音乐呢？不，他一直沒有这样一个环境。

一 在困苦的日子里

星海生在一个船工的家庭里。父亲很早就去世了；母亲是一个非常貧苦的佣工。星海幼年时，这位劳动妇女將做工賺来的一点錢，讓星海进入一所南洋旧式学校讀書，后来又又到一所英国人办的学校讀書；从十三岁起，他过了五、六年的半工半讀的不安定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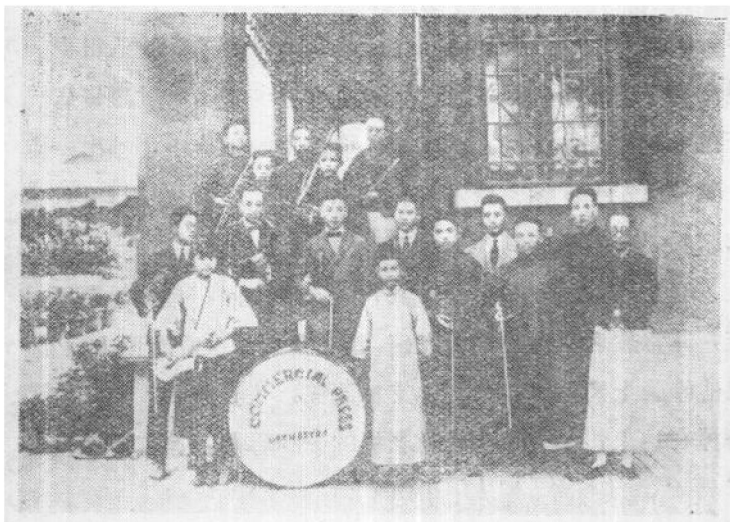
星海非常爱好音乐，立志要做一个音乐家，这是談何容易的事啊！当时国内的音乐教育是很不發达的，即使有一所音乐專科学校，也一向与劳



动人民無緣。1927年，星海在异常困苦的情况下，終於进入了这所学校。但是，星海对反动势力有着倔强的反抗精神，由于他参

加过一次学生运动，就被学校开除了。可是，这并不能影响星海学音乐的决心，他还有着更远大的理想：到国外去學習，將來作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音乐家。

对于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來說，这种念头，簡直是不可想



青年时代已加入了樂隊（左起第一人）

像的。星海出国之前，曾經向人打听法国音乐学校的情况，有人諷刺他說：“你不怕在法国餓死嗎？”但是，星海並沒有被这句话吓住；他不顧自己的貧穷，終於到了法国巴黎。这时候，馬思聰先生把自己过去在巴黎的小提琴教师奥伯多菲尔介紹給他。

大家都知道，学音乐本来就需要很大一笔学費，尤其是在国外学音乐。但是星海的学費是沒有来源的。幸亏他的先生都知道他穷苦，願意免費教这位有天才的学生。他的教师，除了奥伯多菲尔之外，还有加隆先生（教他和声学、对位学等），后来星海又跟丹地学作曲，跟拉貝学指揮。

在巴黎，星海的生活費也是沒有来源的。他沒有职业，

也沒有人資助他，常常因為挨餓而妨礙了學習。在巴黎找工作是困難的，就是找到了工作，也是臨時性的，收入很少。星海為了學音樂，做過飯館跑堂，守過電話，當過理髮店、修指甲店的雜役等等。他只能在最繁重的工作中，抽出一點時間來練習小提琴、讀樂譜、寫練習曲，經常從早晨五點鐘起床後，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二點鐘。

有几件事說來是很感動我們的。有一回，星海學習了一天，非常疲乏。到晚上九點鐘，他還要到一家飯館里去跑堂。當他端菜上樓時，因為身體支持不住，頭目眩暈，連人帶菜都掉在地上，於是遭到飯館老板的一頓辱罵，第二天就失業了。

幸亏后来遇到一些救助他的人，这些人都是在国外的流浪者。知道星海能奏小提琴，常介紹他到一些宴会上去拉琴，每一次還能拿到一些低微的工資。有好几天，他餓得快死了，只好拿上提琴到咖啡店、大餐館去拉琴討錢。有一回，一個有錢的中國留學生把他討錢的碟子摔碎了，還打了他一個耳光，說他有失中國人的體面！

星海在巴黎經常失業，挨餓，找不到住處，這不過是他那段生活中的一兩件事吧了！

星海過着這種受盡折磨的生活，有時也不免感到前途迷惘，悶悶不樂；但他學音樂的決心並不動搖。在國外，他也不是孤單的，他的教師們都同情他，幫助他，譬如開音樂會時，教師們都送他門票，讓他聽著名的音樂家的演奏，擴大他的藝術眼界。常常因為參加這樣的音樂會，他就重新鼓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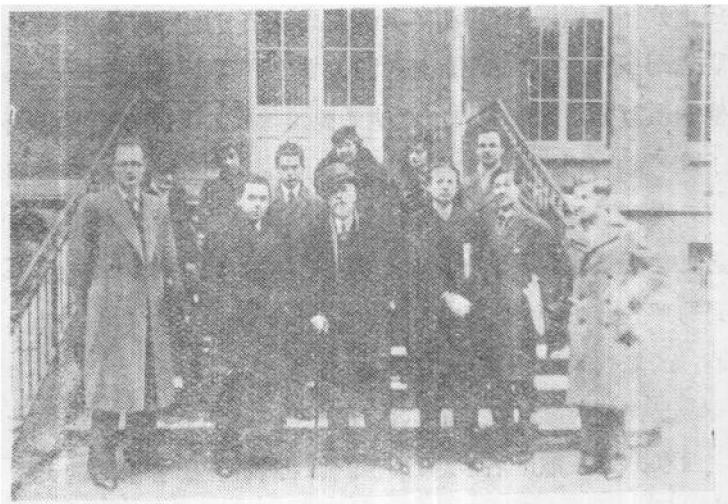
了勇气。这时他写了許多作品，如“小提琴奏鳴曲”、“游子吟”、“中国古詩”和比較技巧复杂的“風”。“風”这个作品，是在他走头無路的时候写出来的。那时，星海住在一所七層楼房上的小亭子間里，这間小房子的門窗都破損了，他沒有棉被，不能成寢，只得点一盞煤油灯工作，哪曉得，狂風猛烈地吹进来，煤油灯几次被吹灭。他伤心極了，身上打着寒战，听着寒風吼叫。星海的心震撼了，一切人生的悲苦和不幸，都涌上心头，他借風述怀，就写成了这个作品。它受到許多人的欢迎，其中就有他的先生和旅居法国的苏联著名作曲家普罗柯菲耶夫。这个作品被公开演奏，并在巴黎电台广播了。

星海在法国时，正值我国东北失陷。他在困苦的日子里，还十分怀念祖国。看到法国在盛大民族节日的爱国群众游行，联想到多灾多难的祖国，又想到了自己在生活上所受的折磨，他悲憤万分。这悲痛更激起他的爱国热情。星海在巴黎参加了“国际工会”，在工会里看到有关祖国人民生活的影片和照片，看到了1927年革命失敗后国民党屠杀人民的凶惡面孔，这更加深了他对祖国的思念和憂慮。他不顧在音乐学院所学到的那些音乐形式的限制，把自己对祖国的感受和人生的痛苦，毫無拘束地用音乐写了下来。

星海的天才，終於在人們面前显露出来了，有不少巴黎作曲家知道了他的名字。这时，他認識了巴黎音乐院的大作曲家保尔·杜卡先生。杜卡也願意收他做学生，并給他物質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鼓励，允許他投考巴黎音乐院的作曲班。

报考的那天，学院的門警不讓星海进去，因为星海衣衫襤褸，門警不相信他是来考作曲班的，况且中国人連考初級作曲班的，一向也很少。正在这时，杜卡先生来了，他攀着星海的肩膀一道进了校門。

星海以优异的成績，考取了巴黎音樂院高級作曲班后，得到了一个荣誉獎。教师們贈給他獎品时，問他要什么？星海說，要飯票。于是他們就送給星海一束飯票。入学后，星海專心学作曲、理論和指揮，生活算是暂时稳定下来了。虽然杜卡常常帮助他，但比起別人来，星海还要困难得多。他买不起書，买不起乐譜。星海曾請求过公費，但被中国反动政府拒絕了。他在巴黎音樂院几年的学习，只靠師長和学校的帮助，才得以維持下去。



与巴黎音樂院作曲班同学及老师合影，前行右起
第二人为星海，第四人为杜卡。

1935年春天，星海终于在作曲班畢業了。他急于回到祖国，好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人民。同年夏天，星海离开法国，作欧洲旅行。他游覽了許多著名的城市。最后，他到了倫敦。但是英国政府不准許他入境，因为英国警察看到星海穿着很穷，不相信他是去旅行的，以为他要到英国去找工作，便把他扣押了几个鐘头。后来星海說过这样的話：“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是歧視的，英国的成見更深。”

在归国途中，星海是沒有旅費的。由于朋友的帮助，他总算坐上了一只貨船，和回国的工人生活在一起。他們相处得很好，正如星海自己說的，他自己“也算半个工人”。他回想在巴黎近郊参加中国工人的盛大晚会时說：“那时欧陽予倩先生也在，我为工人奏提琴，我自己也很快乐。这次回国，虽然享受不到人們坐郵船那种福，但說說笑笑、坦白真摯的生活也很好。”

二 坚定的爱国战士

1935年的夏天，星海回到了祖国人民的怀抱。踏上祖国的土地，他自然是非常高兴的。但是，现实生活使他痛心！香港殖民地式的建筑、巡捕的凶惡面孔，激起他無限的憤慨，上海碼頭工人非人的生活，更使他万分同情。

回到上海以后，在一所樓房的小室里，星海会見了离别七年的老母。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，讓她的兒子去追求远大理想，这使星海心酸。他开始想，回到祖国，总可以好

好侍奉母亲吧；可是，反动政府并不重视天才的音乐家，他仍然没有职业！星海想到祖国人民深重的灾难，想到千百万母亲的痛苦，便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精力贡献给反封建、反侵略、反帝国主义的救亡运动。他放弃了准备在回国之后完成“第一交响乐”（“民族解放交响乐”）的写作计划，专门从事救亡歌曲的写作。



在上海（1936年）

星海倾听人民痛苦的声音，为的是把这个声音变成更有力的战斗的歌声。正如星海自己所說：“我想使我的音乐创作能够充满着各种被压迫的同胞的呼声，这样，我才能用音乐为被压迫者服务。”星海在上海时，几乎没有一天停下过他的笔写救亡歌曲。他写了很多歌曲。大家知道，激發抗战热情的“救国军歌”，描写农民劳动的“拉犁歌”，以反封建为主题

的“夜半歌声”，以反侵略为主题的“黄河之恋”和“热血”等，都是在这个时期写的。他还写了許多出色的工人歌曲，其中“頂硬上”是一首紀念他母亲的歌曲，它的歌詞是他母亲口述的。

在上海时，星海同志和进步学生、工人、以及广大的知識分子成了最好的朋友，他和他們一道参加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。他們用歌声配合“一二九”运动的街头宣傳和示威游行。于是星海的歌曲傳播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了。他的歌声召喚着人們，鼓舞人們前进！

星海有一些歌曲灌了唱片。这些唱片的銷路打破了百代公司其他唱片銷售的紀錄。公司老板知道有利可圖，就聘請星海到公司里去工作。可是，反动政府禁止演唱他的“战歌”等歌曲，有些唱片的底板也被銷毀了。老板吓得不敢接收救亡歌曲了。于是星海辞去了百代公司的工作，又开始过着貧困的生活。

星海虽然也經常失業，但他不是孤單的。相反，他周圍都是热情的人們——新音乐运动的热心者，他們尊敬星海，热爱星海；星海也積極地帮助他們。他在广大的音乐干部中教作曲，指揮，并参加各地工人、学生的歌咏活动。

新华影片公司的老板要大做生意了，星海被請去負責那里的音乐部門。星海利用这个条件，写了不少歌曲，如“搬夫歌”、“青年进行曲”和上面說过的“夜半歌声”等等。影片公司的老板并不以为滿足，就想出了一个賺錢的新花样。为了迎合低級趣味，想拿一百五十元的月薪买到星海全部劳动，要

星海写什么“新毛毛雨”之类的黄色歌曲。星海非常气愤，立刻辞去了这工作。他说：“我宁可挨穷，宁可分文不取地为社会服务。”

不久，星海写了“炭夫曲”、“打江山”和话剧“日出”中的配音。另外，他又写了“没有祖国的孩子”、“旱灾歌”、“鲁迅追悼歌”，还为“大雷雨”配音乐。在这个时期，他接触了许多共产党员和思想前进、埋头苦干的同志，其中有戏剧家田汉同志和当时领导新音乐运动的作曲家、理论家吕驥同志等，受到了他们的鼓励、批评和帮助。

那时，和星海一道工作的同志，对星海的工作精神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当时和他合作的诗人俯拾同志，有过一段生动的回忆：“当他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，往往日以继夜，不思饮食，时时涂改，一会坐在钢琴边弹奏，一会儿拿起提琴试奏，有几次我和他抵足而眠，半夜醒来，还谈论他那未成之作中的问题。等到作品脱稿，咏唱起来，就问大家：‘好不好？’他不但问做饭的佣人，问二房东，问小学生，问工人，问农人，甚至问小孩子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只要你說哪点不好，他都加以考虑。說的对，他就改。如‘战歌’第二句‘是軍号’的‘是’字，初次谱音是32，有一个对音乐完全外行的学生对他說：‘这曲悲哀了点’，他听了这话想了許久，找出原因了，于是把32改成35。像这样的例子是不不少的。”

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创作的精神，無疑使得星海的创作和生活，容易和广大工人、农民群众接近起来。星海同志說过下面这段话：“我在工人的歌咏队里教唱，也到大场乡下去

教唱，他們对我的作品表示欢迎。我从他們的喜怒里，尤其是劳动的呼喊抗爭里吸收新的力量到我的作品里来。自然，我对他們的了解还不够，我的作品也还淺薄、不深入。可是比起在巴黎的作品充实得多。在巴黎的作品，這作風也未确定，只不过是印象派的作風和帶上中国的風味吧了。而尤其使我高兴的，是我的作品那时已找到了一条路，吸收被压迫人們的感情，对于如何用我的力量挽救祖国的危亡的問題，是有把握了。我感觉我的作品已前进了一步，在和实际斗争初步的联系起来了。”

由此可以理解，在我国全面抗击日帝国主义者以前，星海的进步思想是多么蓬勃地在向前發展着，他的为祖国、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是那样日趋坚定，明确！

三 真挚的朋友，敬爱的导师

“八一三”抗战爆發，星海离开上海，随着抗战的人民团体，到江苏、浙江、河南、湖北各地去作宣傳抗战的工作。星海一面写作，一面教工人、青年学生以及各种爱国的人們唱歌，作曲。有名的“起重匠”就是在湖北汉冶萍煤鉄厂写的。他在那里和工人們生活在一起，观察他們沉重的劳动生活。

星海到了哪里，哪里的歌咏运动就活躍起来。他給人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馬可同志回忆星海在开封时说：“……我对星海同志的最初印象到如今还很清晰地印在腦子里：他是一个健康，朴素，面帶笑容，待人充滿热情的青年朋友；他



在大冶煉鋼廠指揮歌咏隊（1937年）

并不像我們所想像的“音乐家”那样，似乎應該有些矜持、尊貴、不同凡响的样子。不，你从外表看起来，从他身上实在找不出什么“家”的特征。他是老老实实的工作者，每天步行很多路，由这学校到那学校，組織歌咏队，教大家唱新歌，随手揀起什么柴棒之类就指揮大家唱起来。大家对这位新来的人很感兴趣。他經常被成群的男女朋友包围起来，請他在紀念册上签字，同他一起拍照，散步，跑警报……。他就在这种与群众融洽的共同生活中，向他們灌輸救亡知識，講解新音乐知識，并从而發現其中的積極分子，格外地幫助他們，組織他們，巩固他們……。这样，在演剧第二队离开了开封的时候，馬上就有了成批的新干部，在繼續他的未完成的工作……”

后来，星海到了武汉，大力推动歌咏活动，和著名的音